

# 扶桑奇遇記

萬 墨 林

## 滬上往事之三十一

### 昨日之敵今日之友

今年三月，寶島春暖花開，一片燦爛絢爛景象，經常往來台日之間的好友孔令偉先生，孔世關係企業的主持人，陪同一位身材碩長，面容清癯，但却顯得精神抖擻，氣宇不凡的中年紳士來訪，我乍一見他的面，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位中年紳士對我執禮甚恭，九十度的一鞠躬後，又雙手奉上一張名片，我接過來一看，那上面印着「後藤一夫」四個正楷字，職銜則為「大洋產業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我正詫異，我幾曾認識這麼一位日本的企業家、大老闆。孔令偉先生已在向我作簡明的介紹，原來，後藤一夫曾經在中日戰爭八年期間，于役於日本皇軍駐上海憲兵隊。由於我在上海淪陷時，從事地下抗日工作，兩度被日方逮捕，拘押於日本憲兵隊監獄，備受酷刑，終未吐實。我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後，日軍全部遣返其國內，三年前，一九七一年（日本昭和四十六年春），戰時在上海日本憲兵隊服役過的退役官兵，及其遺屬，組成了一個滬南會，制定會章，決定每年舉行懇親會一次

，並且在東京都北區赤羽一丁目設立事務所，推舉杉田原一、大野年夫、弘田丈一、田中初義四位董其事，擁有會員一百三十餘人，遺屬十九家。

後藤一夫先生是這個滬南會的中堅份子之一，他告訴我說：在前兩次舉行的滬南會年會席上，與會人士談起他們在中國上海工作的情形，幾於一致認為，跟他們交過手的中國地下工作人員，我要算是他們記憶最深的一位。後藤先生詳述滬南會人士對於我的評價，他們認為我在中國地下工作人員之中地位較高，身份尤其特殊，我在上海兩度被捕，是他們當年執行任務的最重大收穫之一，因此他們對我格外的念念不忘。

後藤又說：由於我在上海日本憲兵隊曾備受拷掠，遍歷酷刑，但是無論他們使用什麼方法，都無從獲得一言半字的「答覆」，由而使他們對我那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至深佩服，都把我視作「支那英雄人物」。於是乃由滬南會的會員大會一致通過，設法徵求我的同意，誠懇邀請我赴日一遊，接受他們的崇敬與「表揚」。滬南會諸君決定畀我以一份殊榮，以該

會的名義，致贈給我一項至高的榮譽，——豐臣秀吉的谷馬蘭之兜，那是日本自古以降表示尚武精神的象徵。

日本滬南會會員的拳拳盛意，使我深切感動，然而他們的此一邀請，對我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了，以致一時之間，我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便在這時，孔令偉先生在一旁作補充說明，他說

「萬先生最近在中外雜誌發表了不少懷舊憶往的文章，又出版了『滬上往事』的單行本。由於中外雜誌和他們所出版的叢書銷路很廣，在日本也很容易買得到，所以滬南會的會員先生們，大都曉得萬先生現在住在台灣。這一次他們特地推請後藤一夫前來奉邀，確實是具有莫大的誠意的。」

聽完了後藤一夫和孔令偉兩位先生的話，無可否認，我內心的情緒相當複雜。中日大戰係由窮兵黷武的昭和軍閥所一手造成，這一場亞洲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戰，起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結束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歷時八年多，死傷數千萬，縱然戰後日

本朝野已有澈底的悔悟，我國偉大英明的 蔣總統也有以德報怨的昭示與處置。然而，大戰的慘酷，與血腥的教訓，在休戰二十九年後依舊歷久



本文作者（右）與日本執政之自民黨幹事長江崎真澄，在該黨幹事長辦公室晤談。

猶新，片刻難忘。即以我個人來說，當年在日本憲兵隊裏所受的非刑拷打，留下的嚴重內傷至今猶未復原，每逢陰雨，腹部輒常隱隱的作痛。戰爭帶給人類的印象實在是在太深刻了，何況身歷其境，飽受其害者呢？

### 身份特殊地位重要

尤其，後藤訪台時期，正值中日航線中斷的呼聲甚囂塵上，極少數短視淺薄的日本政客，又在耍弄親痛仇快，醜顏媚匪的鬼域伎倆。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正在大聲疾呼，嚴詞駁斥，企圖阻止中日關係的繼續惡化。昔日之敵已成今日之友，今日之友又蛻化為未來之敵，滄海桑田，世局多變，我該以甚麼樣的心情應邀訪日？見到那些衷心仰慕的日本朋友們時，我能做些什麼，說些什麼？我生性耿直，心口如一，要我強顏歡笑，粉飾太平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當時我頗為躊躇，很遲疑了一下，只好跟後藤先生歉然的說。容我考慮考慮。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是表裏一致，發乎內心的。後藤一夫遠道來台，專誠訪我，少不了要設宴款待，杯酒言歡。當我們由孔令偉先生担任傳譯，促膝長談。後藤先生曾經向我詳細敘述他在中日大戰期間來華服役的經歷。他很坦率的告訴我，他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出生的，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他二十歲，在日本姬路應徵入伍，八天後便被遣往中國戰場，十二月十三日到上海，十八日到如皋，在如皋接受初等兵教育。三個多月後

訓練完畢，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月初便調到安徽繁昌附近參加日軍的第五號作戰。五月初又隨第三十九聯隊調到漢口——應城——安祥——宜昌一帶參與戰鬥，後來尚且轉戰於上海——杭州——廣德——常州等地，以及太湖西南，担任家港的警備工作。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他生了一場病，住進了上海日本陸軍醫院，十月初出院後，在徐州受憲兵甄選合格，進入日軍設在南京的憲兵學校，接受為期半年的訓練。從此，他方始成為日本憲兵之一員。

後藤先生對於他在中國的一切經歷，毫無保留的向我和盤托出。他說：

「我是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調到上海憲兵隊的，在上海憲兵隊我還接受過司法特別教育訓練，和上海話特別講習會，後者尤曾獲得司令官的獎賞。當我被調到上海憲兵隊，在滬南憲兵隊本部開始服勤務的時候，萬先生已經是隊部監守所的一位特殊貴賓。」

後藤說到這裏，望了我一眼，經我報以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他又娓娓的往下說道：

「當時我們是以既敬且畏的心情，看待萬先生的，官長告訴我們，萬先生是華方地下工作者的總交通，身份特殊，地位重要。彷彿由於萬先生的被捕，上海華方地下工作人員即將一網打盡似的。然而，不論我們用什麼樣的刑法，不論我們用什麼樣的計謀，都不能使萬先生輕易洩露一個字。萬先生的視死如歸，堅強不屈，使他成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者作文本宴歡清塚大長局務軍前本日

我一再的說，英雄萬不敢當。我只不過盡了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份內之責，而且，我更堅信，就在抗戰八年期中，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忠義之舉，勝過我十倍、百倍、千倍、萬倍的，正不知有多少，如我區區萬墨林的所作所為，那委實是渺小而又渺小，根本就不置一提，無須侈談的。

後藤一夫謙虛誠懇，不失為一位性情中人。多日相處，雙方友誼突飛猛晉。他向我再三的強調，滬南會的成員，是澈頭澈尾的堅決反共者。他並且指出：絕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是堅定不移反對共匪的，後藤一夫尤其指出，一位著名的日本眾議員，當後藤一夫動身來台以前，曾經在東京九段下日本武道館，說過了如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足為日本人的心聲：

「你如果不知道共產黨的可怕，那你就不是日本人！」

### 自民黨幹事長晤談

後藤訪台期間，我曾向諸親好友，一再請教，我是否應該應滬南會之邀，到日本走這一趟？幾乎每一位親友都極力的主張我去，他們認為，這一次日本行，不僅可以傳為一則佳話，而且對於中日國民外交增進，促使中日反共組織攜手合作上，尤有重大

的裨益，風雨如晦，時局混沌，中日有識之士更應加強聯繫，並肩作戰，共同消滅人類的公敵，地球的毒瘤——中國共產黨，因此，經過審慎考慮以後，我終於做了一個決定，不辭勞苦，不避勞煩，我以七十三歲之年，到那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日本，去走一趟。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日，我自台北松山機場啟程，直飛東京，滬南會予我以盛大熱烈的歡迎，旅日親友，也都在機場殷殷迎候。我親身體味了日本戰後的繁榮，目視東京都這一個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熱鬧景象，喧闐情狀，一次又一次接受親友的款待，從事久別重逢的歡談。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頗為輕鬆愉快，賞心悅目，正當我私付此行不虛，頗為沾沾自喜的時候，五月四日，霹靂一聲，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日匪航空協定，將我剛剛升起的歡欣喜悅之情，猛一下子衝擊得七零八落，了無餘緒。當時心中的憤恚、悲痛，誠非寸楮所可宣。五月五日那一天，我捧讀一份中日新聞，在第一版上，除了一小段氣象報告，整整一頁，都登載着日本眾院通過日匪航空協定的重大新聞。頭條副標題是：「自民四60余人於欠席戰術」，我的日文根本不靈光，加以揣摸，大概是日本自由民主黨採取缺席戰術的意思，另外還有一個大標題，意思是說：議員大量缺席，使田中首相受到大衝擊，內閣改組勢在必行，報上還刊出了缺席議員的名單，他們大都是中華民國的支持者，自亦為日本的反共之士。

及今追憶，那不愉快的一天，固已成爲明日黃花，甚至於我可以這麼說，在我啟程赴日之前



影合(中)者作文本與員會體全會南滬本日

，即已料到那一天是必將來臨的。然而，偏巧我正在東京，身歷其境，自難免打斷了我的遊興，對於在日親友所為我安排的節目，也是走馬看花，意興快快，絲毫提不起興趣。其間，日本自由民主黨，也就是執政黨的幹事長江崎真澄曾經約見，我由孔令偉先生陪同前往，在江崎幹事長的辦公室裏，我們會親切晤談，廣泛的交換意見。江崎幹事長被譽為田中內閣的第一紅人，曾經出任過防衛廳長官，亦即日本的國防部長，他年輕、幹練、有為、平易近人，和我談笑風生，恍如老友相晤，令我有如坐春風之感。祇不過，彼此環境迥異，心情大有不同，江崎幹事長連連的爽朗大笑，只能換得我苦笑回報。

進過日本天皇的皇宮，也曾在新宿的御花園，與日本憲友會的主要人物，相互懇談，各抒意見，然後便在御花園裏合影留念，渡過了一個心情一寬的下午。又有諸親好友，陪我往熱海一遊。

有一位我國 蔣總統的異國熱烈擁護者，日本前任軍務局局長大塚清憲兵中佐，和我毫無淵源，只是聽說有一位中華民國的國民大會代表萬墨林，到了日本，便轉請滬南會的主事者相邀，在東京都萬世牛肉店設宴款待，那一天，與宴的主與客，一共是十位，杯晃交錯，逸興遄飛，使我益感友情之溫暖可貴。大塚清先生很得意的提起，他有一個中國名字叫楊廉，又

曾應我國軍方之邀，來台任教於三軍大學及憲兵學校，前後在台灣住過三年。席間，大塚清中佐頻頻的舉杯，請全體與宴者共祝 總統政躬康泰，中國國運昌隆，「蔣總統萬歲」，和「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一次又一次使我感動得溢出了眼淚。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五月十八日，堅決反共的日本滬南會，假座日本岐阜縣長良川溫泉長良觀光大飯店隆重舉行，會場上並懸中日兩國國旗，我以該會貴賓的身份，被請到高高在上的一席，居中坐下。那一天，我穿藍長衫，黑馬褂，標準的中國大禮服，襟前給別上一朵紅花，襟條上寫着「萬墨林先生」。

### 電刑電持往事歷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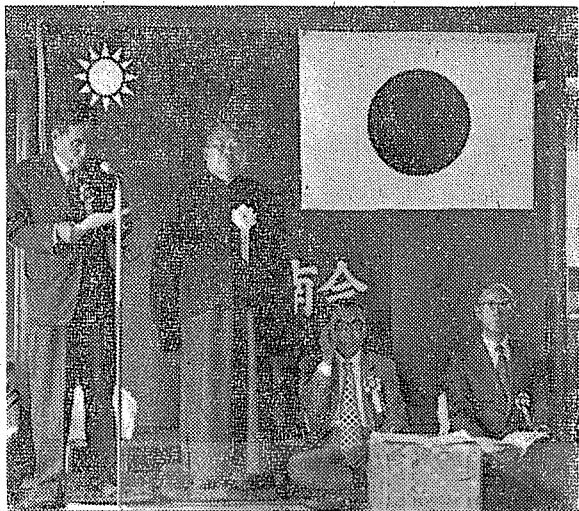
出席那一次滬南會的熟朋友，計有弘田丈一、孔令偉、大西昆好、華岡益之、柿島時雄、紫田寬、橫地藏行、西沢精剛、木戶源治郎、古川健一、川越年秋、井口茂、小川稀市、淺野長二、稻葉久作、仲田久一、月岡彥一、高橋稔、戶村昆八、鮎川武士、山西三郎、奧田順一、西村芳男、倉科伯次、山本八郎、水村昆一、角山英雄、後藤一夫等諸位，由日本駐滬南憲兵隊最後一任隊長大野年夫擔任主席。

在大野年夫先生以前的兩任憲兵隊長，花田秀雄（特高科長）正在青森健生醫院臥病，不克趕來參加，他特地從病榻上掛了一個長途電話到會場，和我暢談了一陣，回首往事，相與大笑。另一位松原榮一隊長則在東京經商，担任永昌貿

易和霞浦開發的常務董事，也是因病告假，不克參加。

大會揭幕，主席大野年夫首先介紹我到達會場，全場報我以熱烈的掌聲。大野先生在致詞時對我大為謬許，稱我為中國的英雄，使我深覺愧不敢當。當全場人士一致要求我即席致詞，我原已準備好一份講稿，但在臨時由於有感於中，我便作了一次即席演說，回到房間休息時，又連忙的加以追記如下：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這一次墨林應邀訪問貴國，親眼目觀貴國戰後的進步與繁榮，東京都



本文作者在滬南會歡迎會上致詞。

已成爲世界第一大都市，以及貴國的國民所得日益增高，生活優裕，在使墨林獲得深刻的印象。貴國國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以後，勤勞節儉，發奮努力，從而獲致如今這廣大的成就，成爲世界的經濟大國，不但貴國國民足以引爲自傲，也使亞洲各民族，同感與有榮焉。

東方的佛教講究因緣，佛家認爲人世間一切的事與物，都是由因而生，由緣而造。而今天墨林和東道主之間的因緣，却可以說是人世間最奇特，最不可思議的，因此，墨林很想把我們當年結緣的經過，利用這一個機會，重新回憶一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後，墨林是一個很激烈的反日份子。當然，墨林所反對的是蓄意侵華的日本軍閥，並不是每一個日本平民百姓。因爲我反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所以，我在中日大戰期間，留在日本侵佔下的我國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我和我今天的東道主，在距今三十六年以前，正是正面交鋒，誓不兩立的死敵。

由於我是奉杜月笙先生的命令，擔任的是聯絡、接濟、支援工作，敵國在淪陷上海的每一個地下工作單位，都和我或多或少連繫。因此，我成爲日軍和汪精衛偽組織特工人員一個敵對人物。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我住在上海租界得了租界的掩護，所以前後三年，我都能平安無事的渡過。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一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位背叛我的人出賣了我，貴國駐上海的憲兵隊，派人到租界內把我綁架到福州

路捕房，再押到虹口日軍憲兵本部，從晚間疲勞審問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鐘；我愛我的祖國，我不能回答任何一個問題，不過，我得承認貴國憲兵這次對我很優待，我沒有受過刑。第二天被押送到漢奸組織的特工總部，我才受到了嚴刑拷打，幾次三番的死去活來。直到三月三日，再移送虹口憲兵隊，又經過兩星期疲勞轟炸式的審問，貴國憲兵見我身體太弱，就不再審問了。六月二十八日，由我的朋友徐采丞先生設法營救，獲得開釋。

獲釋之後，我仍舊在從事地下工作，太平洋戰爭之後，我再度被捕，和我的內人，同被押往具當路口滬南日本憲兵隊。當我和內人照舊一問三不知，於是內人被敲過耳光，我被罰坐在粉筆圈內，動一動，貴國憲兵馬上就會賞我一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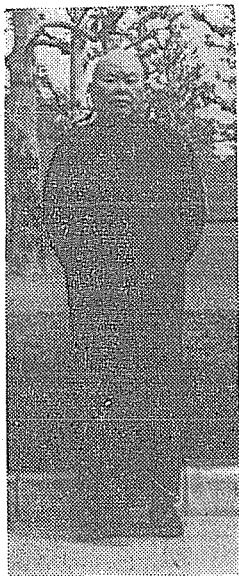
除了挨打，我和內人也嚐過電椅刑具的滋味，但是，我第一次上電椅，就把胃內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而且很不湊巧的，吐了行刑者一頭一險；耳朵裏却聽見另外一位貴國憲兵在說：「這人個身體太弱，不能用電了，再用電他會馬上死掉」。就從電椅上解了下來，送回囚室，從此以後，就不再審問不再上刑了。

### 許我英雄贈豐臣兜

直到有一天，特高科長花田先生，把我從囚室裏提出來，親自審問。花田問我：「你爲什麼參加重慶的地下工作？」我說：「我是奉了杜先生的命令，杜先生要我做些聯絡工作，所以我只是在朋友之間幫幫忙，其他一切我就不曉得了」

。花田就說：「那你又何必去幫這種忙呢？」我回答說：「我學識淺陋，什麼都不知道，祇知道一個人要對國家盡忠，要對朋友講義氣，我一向抱定我是杜先生的親戚，杜先生要我做什麼，我一定服從，即使犧牲一切，也在所不顧」。我又說：「花田先生，你應該曉得我們中國人是最講道義的」。

花田先生聽到這裏，點點頭說：「嗯！講到義氣，關雲長應該算是首屈一指的了」。接下來他便興緻勃勃地和我大談其三國誌，從下午兩點到六點鐘，談了三四個鐘頭；最後，他帶點惋惜的口吻說：「雖然我並不想加害你，但是，我現在頗有些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心情」。於是我說：「馬謖是軍人，軍人違抗命令，當然要殺頭；我是服從杜先生的命令，怎麼與馬謖相比呢？」花田聽了之後，哈哈大笑，然後正色的說：「我們日本人難道就沒有道義精神了嗎？」「萬樣如果我是你，我也會像你這樣做的」。後來，他又關懷的問我：「你在特工總部受的傷怎麼樣了？」我據實回答後，趁此機會要求請醫師醫治，花田先生向我點點頭，再揮揮手，就這樣結束了一次



本文作者遊熱海森林公園留影。

談天式的審問。

當天晚上，果然有一位醫師到囚室來為我診治，他診斷我得了盲腸炎，應該開刀割去，我明知其非，要求請我的私人醫師，貴國憲兵隊也照辦了，不久，我不斷的要求，一一獲得允准，我住進大華醫院，再轉到宏恩醫院。花田科長和我談出來了交情，他常常到醫院來看我，絕口不提案情，只是和我閑閑的談天。

轉眼間到了敝國的五月端午節，憲兵隊的杉原隊長，竟然帶了些食品，親自到宏恩醫院來看我，我却把握機會，請他准我回到西蒲石路私寓養病，不曾想到杉原隊長居然一口答應。自此，我和同案被捕的朋友，全部集中到西蒲石路舍下，加以軟禁，輕鬆自在的過了五個月，直到朋友營救獲釋為止。

這是我今天的東道主結緣的經過，因為今天的東道主，正是當年上海日本憲兵隊的成員，縱然我們當初所結的是惡緣，但是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却又由於這一次重逢歡聚，造成了化敵為友。

公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貴國神戶發表演說，提倡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先生說：「我們

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對霸道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學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你們也有亞洲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發揮東方

王道的精神，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評審選擇！」五十年後的今天，我願意舊事重提，希望日本人民應該作聰敏的選擇，中國有句成語「霸者亡，王者興」，就是說，暴政必亡，王者必興的意思。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赤禍泛濫，極權霸道，較之中國歷史上最霸道的暴君秦始皇，還要利害千百倍，中國大陸人民生活在水火之中，中共禍患危害到東南亞以及全世界的安全與和平，我們應該警覺今天的霸皇是誰，他是我們愛好和平的真正敵人，中共的霸道不滅，人類始終不得安寧與幸福，不知諸位以為如何，最後對諸位的盛意招待，再致深切的感謝！謝謝諸位！

我的這一篇即興演說，曾經博得全場人士熱烈而持久不歇的掌聲。有許多位日本朋友跑過來和我握手，說我講得很好，足使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受到深切感動與啓示，我謙虛兩句，向他們一道謝。

緊接下來，由大會主席大野年夫宣佈，根據滬南會全體會員的決議，予以英雄式的加冠禮，同時，並以滬南會的名義，送給我一份感謝狀

大野年夫在再度致詞的時候說：

「這一次萬墨林先生以七十三歲的高齡；——但在我們這些老朋友看來，却是壯健如昔的貴體，不辭艱辛，不憚跋涉，應本會全體會員的懇邀，遠自台灣台北而來出席本會，賜本會以莫大的榮寵。感激之餘，謹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再致以衷之謝忱。」

「萬墨林先生在中華民國八年抗戰期間，所

立下之卓越功勳，所表現之英雄作爲，實值吾人衷心欽敬，當茲世界和平，舉世之人化敵爲友之

際，特地敬贈倭國古來作爲尚武精神象徵之豐臣秀吉谷馬蘭武士銅兜，恭請萬墨林先生留作永久紀念，並有以發揚中日兩國間之永恆友誼。」

### 豐臣秀吉の谷馬蘭の兜

天文五年(一五三六)尾張國(愛知縣)中村に生れ慶長三年(一五九八)薨

生れおちた時かり壯年期はいうまでもなく、豊臣秀吉となつてからでも聚楽桃山の約瀬や豪望にかこまれても彼のまわりにはいつも庶民のにおいが盈ちていた。

彼は、衆愚凡俗をも愛した。彼種人間性豊かた英雄は他にないだろう、そり秀吉が壯年期に愛用した兜の中の最も代表的な一の谷馬蘭の兜を模して製作したものがこの兜である

合戦の雄

だげび 戦歴に

きらめく太刀

鏡兜に身を

固め

威

風あた

りとはらう

馬上の武将秀吉が

その勇姿目のあたり

の

はれる

博堂

敬白



澹南會贈與本文作者之豊臣秀吉谷馬蘭兜説明。

我雙手接過了那一頂武士兜。

豊臣秀吉是日本歷史上的一代名將，大政治家。據澹南會的日本朋友告訴我說：豊臣秀吉生於日本紀元天文五年(一五三六)，誕生地是愛知縣尾張國，本名木下藤吉郎，後改名爲羽柴秀吉，他是日本第十五代將軍足利義昭後台老關織田信長的部將。織田信長在二十一歲時便渡過了七年南征北討的戎馬生涯，浸假而成日本的霸主。當他進兵日本北陸、關東、四國、「中國」即將完成「統一大業」的前夕，在京都本能寺被他的部將明智光刺殺。

### 豊臣秀吉是

何許人

織田信長既逝，即由當時仍名羽柴秀吉的豊臣秀吉

代統所部。豊臣秀吉擁立年甫三齡的織田信秀爲嗣，信秀是信長的孫子，豊臣秀吉保住這位幼主，八年之間統一了日本全國各地，而在日本天皇天正十四年(一八五六)，官拜太政大臣，由天正天皇賜姓豊臣。據說，當年豊臣秀吉威勢之大，在一部日本歷史上是罕見其儔的。

從公元一五八六到日本慶長天皇的紀元慶長三年(一五九八)，豊臣秀吉之逝，他的霸權總共維持了十二年。連同織田信長主政時期的十六年在內，前後一共是二十八年整，在日本文明開化史上被稱爲「安土桃山文化時代」。這一個時代的特色是日本與西洋交通頻繁，西洋文化源源不斷的傳入日本，而使日本本土文化爲之變質，內涵亦漸次豐富。

此外，則由於戰國紛爭，殺伐不休，促成卓著功勳的武士階級建立權勢，自居於優越地位。日本武士和因對外貿易而攫取巨利的富商，構成日本社會中的新興階級，自此居於領導地位。事實上，豊臣秀吉只能說是一個目空四海，好大喜功的日本武士而已。他是日本軍閥的鼻祖，也是日本侵華、侵韓的急先鋒。豊臣秀吉曾經一連多次發動日本對外戰爭，在他狂妄自大的心目之中，他能「征服」中國大陸，尤可長驅直入，「討伐」朝鮮，甚至連菲律賓、琉球、葡萄牙、印度，都是他「討伐」的對象。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全是日本領域的一部份。因此豊臣秀吉動輒「引天下爲己任」，不時對他左右說：

「倘有比余能力更強者出，余甘以天下奉送。否則，天下即歸於我！」

此外，他的驕狂無狀之語，甚至用到外交文書上。例如豐臣秀吉答朝鮮王書中曾有語云：「……越海越山，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然而，在開拓對外貿易上，豐臣秀吉却又在驕狂之中充份顯示了他的貪婪與「小器」。豐臣秀吉一直想以優勢地位進行中日貿易，明朝皇帝對他的橫蠻無理要求置之不理。豐臣秀吉便「吃柿子找軟的」，轉而脅迫朝鮮爲之居間「仲價」，他一連三次遣使入韓，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可是朝鮮照樣不賣他的賬，豐臣秀吉這才羞成怒，決定大起干戈。

日本文祿天皇文祿元年（一五九二），豐臣秀吉自日本各地徵發了十六萬人馬，跨海征韓。當時由於日本先與歐美國家通商，已經有了火器。日軍用火器和僅恃刀矛的韓軍作戰，不用說，戰事初期韓軍難免節節失利，但是韓軍保國保民，奮戰不屈。時日一久，日軍反倒居於劣勢，攻勢頓挫，損兵折將，迫不得已時豐臣秀吉唯有罷戰乞和。於是就出現了史無前例，滑天下之大稽的豐臣秀吉乞和七條款。豐臣秀吉明明是跟朝鮮開仗，然而他乞和的對象却是我國，乞和的一條件則有如下述之七款：

- 一、納明帝之女以爲日本后妃。
- 二、今後兩國官商各船交通不絕。
- 三、各派大官立誓，兩國永遠通好。
- 四、朝鮮八道之中，四道交還朝鮮。
- 五、朝鮮應送王子、大臣一二人到日本，作爲人質。
- 六、日軍送還所擒之朝鮮王子二人。

七、由韓王權臣立誓，永不悖背此約。

### 百感交集告個總罪

豐臣秀吉在上列七項莫明其妙的條件之後，另又附以一篇「告示」，可以作爲奇文共賞，因而錄之於後，豐臣秀吉文縷縷的說：

「夫日本，神國也。神之天帝，天帝之神，絲毫無誤。故此國俗尚帶神化之風度。崇王法，體天則地，有言有令。然移風易俗，蔑視朝命，英雄爭權，化爲羣國。予懷胎之初，慈母夢日輪入懷，覺而驚愕，召相士筮之。相士曰：天無二日，德輝四海，彌綸嘉瑞也。故及壯年，夙夜憂世憂國，思欲復聖名於神代，遺威名於萬世，而不能自止，才十有一年，族滅凶姦，攻城無不拔，攻邑無不克。乖於心者，自然消亡。已使國富家娛，民待其所。心之所欲，無不立遂，非予之力，天所授也。……」

以下還有三段，在此不必一一具錄了，豐臣秀吉之驕狂，自上列一段「告示」中實已不難想像。最妙的是豐臣秀吉在以狂妄言詞向明帝，朝鮮「乞和」之同時，又曾修書送到台灣，投交他想像中的「高山國王」，豐臣語語威脅的說：

「吾軍征朝鮮，朝鮮國王出奔，乞援於明。明國出十萬之衆，與我軍戰，但均失利。故派勅使於吾國乞和，現正進行談判中。如琉球亦年年進獻土物，通海陸舟車，仰我德光，貴國亦望能早來朝，否則即加征伐。」

豐臣秀吉的妙文錄到這裏爲止，當時由於我國的明神宗但求息事寧人，不爲己甚，遣使賚冊

文予豐臣秀吉，封他爲日本國王，命他退回日本本土了事。可是，當豐臣秀吉聽到冊文中有：「封爾爲日本國王」之語時，又度狂性大發，再行徵兵十四萬人侵韓。然而水陸兩路迭遭敗績，使他受到莫大的打擊。日本慶長二年（一五七八）八月豐臣秀吉病逝，日軍敗回本土，不久便導至了織田——豐臣政權的天亡。

以上所記日本一代名將豐臣秀吉的興衰經過，恰好作爲日本歷次發動侵外戰爭的最佳寫照，始與終亡爲日本窮兵黷武者的不二徒徑，歷史每每重演，覆轍不容重蹈。但我之作此感慨之言，絕非對滬南會諸先生的拳拳盛意有所不敬。滬南會諸君子在基本立場上是中華民國的好友，反共者的最佳夥伴，他們對我的謬許和盛情招待一概是發乎至誠的。正如他們贈我以豐臣秀吉的「谷馬蘭」兜，那確實是自古以降日本武士的最高表徵。滬南會諸君子給了我莫大的，甚且是險份的殊榮，使我永遠感激。我祇不過是藉行文之便，聊錄一些豐臣秀吉的功過事跡，供我們這些矢志維護民主、自由、世界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勉之。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終於結束了半月有餘的日本之旅，搭機返抵台北。——一回台北便在中外雜誌社主人王成聖先生的督飭之下，着手撰寫本文。可能是由於百感交集，每覺難以下筆的關係，拖延復拖延，蹉跎又蹉跎，一直到了七月二日的今夜，方始能够完稿交卷，殊感愧對中外雜誌的廣大讀者，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先生，以及殷殷待我的日本滬南會諸君子，謹在此告個總罪了。